

婚禮新編

五

大故匪陰狼戾十不致承
 家者盜賊志不於於
 宰簡之散司一於不
 從孫端使又不得仁之
 句借者守不罪之孫致
 普借仁之罪之孫致
 文者義大難宜耳悉俗
 漢以視借逐世有
 借世所
 借世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子', '孫', '借', '仁', '罪', '孫', '致')



武夷丁 昇之

姑舅

宋鄭

左傳襄九年曰宋鄭舅甥注宋鄭婚姻舅甥之國也

季平子

季公若之妹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注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姪宋元夫人平子之後姪

顧協

顧協少聘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无嗣

續

費觀

蜀費觀字賓伯江夏人劉璋丑乃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

陸稠

南史沈鸞字建元少有高名州舉茂才入齊齊州刺史從事史時廣陵太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復以女妻鸞

王氏

本朝王沂公曾孫王氏贊善吉大夫偕之女少有淑質族賢之遂擇其所歸祖母呂氏正獻公之女兒也以王允若適公宗為宜遂以妻好問蓋正獻公嫡孫侍讀



陽公之長子也夫人生貴族歸德門以上義相其夫始
夫人在父母家就養其嘗須臾去側間有疾藥必親嘗
而後進至廢寢食其後以其所以事父者事其舅以其
所以事母者事其姑其孝誠蓋天性也故滎陽公與其
姑相顧謂夫人曰汝報吾二人足矣願汝子孫皆如汝
孝也呂氏之族黨咸相謂曰爲子取婦如夫人可也翁
老蘇先生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之兄程潛之
子之才詩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取子來結姻鄉人
嫁取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

老蘇

舅甥

李君房

韓文公贈李君房序李生者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
將曰李生託婚於富貴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
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

老杜

老杜送崔二十二舅錄事之攝郴州賢良歸盛族吾舅
是知名徐庶尚交友劉琨出外甥注周語曰謂吾舅者
吾謂之甥 老杜近聞詩舅甥和好應難棄

李靖

唐李靖字藥師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
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
與語然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潘安仁

潘安仁送中外詩微微髮厚受之父母戔戔王侯中外
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獨

魏舒

晉魏舒少孤為外家審氏所養審氏起宅相者曰當出
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李繪

李繪儀貌端偉神情即雋河間邢晏每与之言歎其高
遠稱之曰若披煙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

衛玠

晉衛玠王武子之甥也常乘白羊車入市率市皆曰誰
家璧人武子嘗與同遊語人曰昨與外生同出炯然若
明珠之在側朗然映人

王忱

晉王忱與王恭王恂俱流譽一時嘗造其舅范甯與張
玄相遇甯使与玄語玄正坐待其有發忱竟不與語玄
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
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清望真後之
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復棄玄玄亦
造之始為賓主

荀勗

晉荀勗少孤貧依於舅氏幼而岐嶷十歲能文鍾繇曰
此兒當及曾祖矣耳

謝綯

晉謝綯嘗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二甚不堪之

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涓陽情也
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故湛有
及於此

和嶠

晉和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有盛
名於世

家舅

晉習鑿齒二舅羅崇羅友相繼為襄陽都督習與相祕
書去每定省家舅

酷似

晉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

徐湛之

南史丹陽尹徐湛之素為彭城王義康所愛雖為舅甥
恩過子弟

阮韜

南史王延之阮韜俱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
韜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到韜下都
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
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

樂藹

南史樂藹本楷醞藉其舅宗懋嘗陳器物試諸甥姪藹
尚幼而無所取又取史傳各一卷以藹等使讀畢言所
記藹略讀具卒懋由此奇之

劉孝綽

南史劉孝綽七歲能文舅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名

渭陽

凡人 有母在堂不應用此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姊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立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 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李白

李白別從甥高五詩賢甥即明月聲價動天門能成吾宅相不為魏陽元明月珠也

羊曇

晉謝安與姪謝玄賭墅顧謂甥羊曇曰以墅乞尔

江惣

陳書江惣七歲而孤依于外氏聰敏為舅吳天平光佐蕭勵鐘愛謂曰尔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杜詩云江惣外家養

秦晉

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注秦康公晉外甥也

左傳

王褒

三國典略周獲梁俘王褒王克等至長安太祖喜謂褒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分意

詩頌弁

豈伊異人兄弟舅甥

韓充

唐韓充依舅李元元為河陽節度使署充為牙將元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不足累卿者二女方幼以為記後元沒充為嫁二女周其家

韓伯

晉韓伯殷浩之甥也浩素愛賞之浩徙東陽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劉輿

劉輿字慶孫字琨字越石並為尚書郎輿亦之甥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中亦姓慶孫越石

孫甥

晉文成南縣句綴戚屬孫甥考鐘儼有核

彌甥

季康子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注季康子名肥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

祖舅

晉鎮南大將軍劉弘應詹之祖舅請詹為長史謂之祖舅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乃委以軍政

從孫甥

哀公二十五年曰從孫甥注姊姪之孫為孫甥

鍾瑾

後漢李膺之姑為鍾皓兄之妻生子瑾好至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令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

性邦有道不廢邦无道免於刑戮者也以膺妹妻之乃趙國相益之女

袁象

南史蔡興宗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顛始生子象而甥婦劉氏亦死袁顛之母即興宗之姊也一孫一姪躬自抚养年齒相比欲為昏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与南平王敬猷昏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帝曰卿諸人各欲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昏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耶舊意既乖象亦他取其後象家不終顛又禍販象等淪廢當時孤微理尽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楚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勅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象

崔休

崔休少謙退事母孝謹及為尚書為子仲文取丞相高陽王雍女休母房氏始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乃還母情以女適領軍元夕庶長子舒謹者非之

袁湛

南史袁湛与弟豹並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兄子玄女妻湛

孫權

吳主孫堅与徐真相親以妹妻真生琨琨女徐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堅子權聘以為妃

遊子

李白

李白上裴長史書曰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杖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大澤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烏白有詩送內遊廬山云多君相門女孝道愛神仙

王陟

太原王陟貞元二年應進士幸時京師宣陽里有善菴居南垣之下号垣下生陟從筮焉卦成生曰郎君後二十三年及第是狀頭更兩年方生郎君待此人應幸然後同年及第陟密識之後累舉皆爲所絀遂爲五嶺之遊至廬陵郡謁太守馬該深爲該所知遇仍妻以幼女

至元和至京時張弘靖知舉及第榜出後於札部南院候參主司見首立者富有春秋即韋瓘也陟忽記垣下之言試問其年韋公答曰某貞元四年生今二十一歲矣陟乃取垣下生所記示衆人皆大驚續定命錄

患難

慶封

史記吳世家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以女妻之

公冶長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李燮

後漢李文姬李固之女趙伯英之妻賢而有智見父固策罷知不免禍時弟燮年十三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變姓名為酒家傭酒家異之以女妻燮十餘年間梁冀誅大赦天下存錄固後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厚遣之皆不受

劉禪

劉備坐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奔家屬奔荊州禪時年數歲隨人入漢中為人所賣扶風人劉括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為子為取婦生一子

裴袖

裴袖以請武后歸政賜死從子袖坐流北廷無復名

檢軍居貨賄五年至數千方遂娶降胡女為妻有黃金駿馬牛羊以財自雄中宗即位召為太子詹事丞

杜祁公

東軒筆錄曰杜祁公衍越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母有二子不孝其母改適河陽錢氏公年十五六其母以爲其母匿私財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其重掠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南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活甚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弟由是資用稍給後奉進士殿試第四及第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陰補官者數人仍皆爲之姻昏

寒素

王育

晉王育字伯春少孤貧為人牧羊每遇小孝必歎歎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志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喜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孝以兄之女妻之為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无愧色

崔休

崔休少孤貧矯然自立幸秀才入京師尚書王凝欽其人望為長子聘休姊賻以資財由是少振

呂謹

呂謹河東人少修整勵志於學早孤貧不能自振鄉人有程楚賓者家富於財遂娶其女楚賓與子震重其才厚分資賂濟其所欲故稱善言日廣至天寶初李進士調寧陵尉

鄺氏

鄺仲隱女幼敏惠父母奇之欲以歸士大夫而地寒不能自致西京作坊使宋君始喪其室聞鄺氏之風以幣迎之入宋氏族媼皆稱其懿行山谷有疾

鈞七夫人

漢孝武鈞七夫人趙婕妤好家在河間望氣者言此室有奇女天子氣使使召之既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号拳夫人居鈞七宮生昭帝

杜后

晉成恭杜皇后預之曾孫也成帝以后奔出名德備禮拜為后后有姿色然長猶无齒有來求昏者輒中止及納宋之一夜齒足生

宿瘤

齊東郭採桑之女其項有大瘤故号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尽觀宿瘤道傍採桑如故王恠之召而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人无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之教採桑不教窺大王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父母在內妾不受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於是遣歸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往聘迎之閔王歸見諸

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全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掩口而笑不能自止王大慙曰且无笑不飾耳夫飾与不飾故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千万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後宮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穀弄珠玉意非有厭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与不飾相去千万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留女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宮不靈

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
帝号閔王至於此也猶猶女有力焉

丁儀

魏太祖以丁儀合士未見欲妻之問五官將五官將不
可及辟儀到嘉其才曰丁掾即兩日盲亦當与況但眇
乎吾兒誤我五官將即文帝也

崔氏

北史崔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日內外親族
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
聞而漸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肯令此女屈事卑族
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

孫泰

唐孫泰姨老以二女爲托曰長女損一目汝可妻其女
弟姨卒取其姊或詰之荅曰人有廢疾非泰何適

盧柔

盧柔字子剛性聰敏好學能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
使酒誕節爲世所譏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
焉

劉廷式

劉廷式本田家鄰舍翁有女約与爲昏契閱數年廷式
登第歸鄉訪鄰翁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
式使人申前好而女之家辭以疾仍以傭耕不敢姻上
大夫廷式曰与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女疾而背之乎卒
与成昏閨門極睦其妻相携而後行凡生數子廷式嘗

坐小謹監司欲以逐之嘉其美行遂為之開略其後妻
死哭之極哀東坡高其行為文以美之

夢溪筆談

周恭叔

周恭叔自太李早年登科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
双瞽遂娶為妾過常入伊川曰其未三十亦做不得此

事尹氏言

姚顛

五代姚顛字伯真少慧不脩容止任其自然時人莫之
知唯中條山处士司空圖一見以為奇士以女妻之卒
進士為梁翰林學士

呂君

華陰呂君辛進士聘里中女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

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為
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丞相汲
公是也

陳無已叢書

婚禮新編卷之十八

武夷丁 并之 集

報婚

季芊

左傳定公四年吳師入郢楚子取其妹季芊以出楚昭王之奔鄭楚大夫鍾建負季芊以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

長孫承業

北史長孫承業少輕俠殺人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及免因以後妻羅氏前夫之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羅氏年大承業十餘歲酷妬忌承業雅相敬愛

段氏

南燕慕容超乃北海王納之子慕容德之兄符堅破鄴以納為廣武太守後符昌收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其後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乎今雖死吾欲為汝娶其女以荅厚德於是取之

太宗

魏鄭公病亟太宗領幼女曰无以報卿功德卿強開眼認取新婦公曰大事去矣終不能主領後數年公主下嫁叔玉

張孝忠

唐張孝忠為威德軍節度使朱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率師援孝忠滔解去孝忠因与晟結婚

賀瓌

五代史和凝字成績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以女後官至太子太傅封魯國公

盧度世

北史盧度世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罷家罷匿之使者囚罷長子將加捶楚罷識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人沒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考掠乃至火焚其牀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全身娶羅妹以報其恩

財婚

陽雍伯

于寶搜神記陽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无水公汲水作義將於坂頭行者皆飲之居三年有一人就飲出一升石子与之云便向平好地有石处種之玉當生其中後當得好婦言訖不見公乃種其石數年往視玉子生焉北平徐氏有女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氏以為狂乃戲嫁人曰得白璧一雙來

當與爲婚公至所種石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未驚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爲大夫於種玉之處名爲玉田生十男皆俊異位至卿相右北平諸陽其後也

張公

神仙傳張老者六合縣園叟鄰有韋恕女旣笄召媒訪良婿張老曰幸爲我求之媒罵曰何不自我度豈有衣冠之女肯嫁園叟耶老曰但一言之不從則已媒入言之韋怒曰爲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老曰諾不移時而錢至韋大驚曰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如之何潛候其女女曰此固命也不得已遂許焉張老旣娶韋氏業不廢負穢糶地鬻蔬不較其妻躬執爨濯了无怍色親戚咸惡之老曰今旣相厭去亦何難王屋山下有小

庄明日且歸他日相思可令大兄來天壇山南相訪旣去杳然无耗後數年恕令男義方至天壇山訪之遇其奴曰大郎何久不來引至一甲第青衣引一衣冠人引韋前拜乃張老也言曰賢妹略梳頭即奉見引入堂内略叙寒温而已留經日而別奉金二十鎰并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揚州賣藥主老家取一千万持此爲信韋歸持帽往王老家果得錢後再尋之不復有路

屠牛吐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孫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牛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

猶賣不售今厚送于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其傳
目辨杏齒如編貝韓詩傳

秦伯

韓子曰昔秦伯嫁女於晉公子為之飾裝從文衣之媵
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不愛公女此可謂善嫁妾
矣未可謂善嫁女也

鄒駱馳

唐西京富商鄒鳳熾有高背曲有似駱馳時人号為鄒
駱馳嘗因嫁女邀諸朝士賓客數千夜擬供帳備極華
麗及女郎將出侍婢圍繞綺羅珠翠車曳復尤艷麗
者數百人衆皆愕然不知誰是新婦西京雜記

饒利用

饒利用其父故人柳氏薦往饒道古孝數年而道古擢
第授德州從事利用往謁之大獲儲資乃憑怙公人賤
采貴貨不數年獲資息迨至十數倍時有友人官于臨
晉貸于利用及子本將伴遂往督之時僅千緡會刘孟
堅新第授臨晉簿頗窳京負又繁因見利用能自矜飾
壯于資鏹乃以妹配焉野史

封述悻齋

封述前妻河内馬氏一息為取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
聘及將成礼猶競懸違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為
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使用一息取
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驪乃嫌脚跛評田則
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為悻齋所及每致紛紜

蕭惠開

蕭惠開妹富適桂陽王休範女又適孝武子發遣之資
應須一千万乃以為豫章長史廷意聚納由是在郡若
貪暴之名

衛人

韓子曰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
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
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
也而自知其益富

齊華尚素

表曜

後漢表曜妻法風馬氏之妻字倫少有才辨家世豐豪

妻遺其盛及初成禮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

珍麗乎對曰慈親重愛不敢違命君若慕鮑宣梁鴻之

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又曰弟先兄奉世以為笑

勲姊未適先行可乎答曰妾姊高行殊難未嘗也然不

似鄙薄苟然而已隱不能屈張外聽者為動

孔淳之

孔淳之與王敬弘等世為人外之遊申以婚姻敬弘女
妻淳之子尚以烏羊繫所乘車駭提壺為礼至則及歡
訖暮而歸妻恠之答曰固亦喪夫田父之礼也

裴坦

信宗實錄裴坦為相性儉素子與相收其資貲貲厚
用多犀玉坦見之盛怒命毀之曰然我家矣而收終必

賈敗坦居太平里号太平裴相北夢瑛言

劉凝之

劉凝之妻梁州刺史郭銓女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為
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南史

范文正公

范文正之子純仁娶婦歸或俸婦以羅為帳幔者公聞
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
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道

謙遜

敬无存

齊侯伐晉夷儀敬无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
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注无存齊人也室之謂娶婦
也高氏國次齊貴族也无存欲必功還娶卿相之女也
定公九年

黃公

尹文子曰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常謙謹
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遠布年過而一國無敢聘
者衛有餘夫失時冒娶之果國色

蒼吾口繞

淮南子曰蒼吾口繞取妻而美以讓其兄此謂忠愛而不
可行者也注蒼吾口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於
兄則愛矣而遠親近曲頌之義故不可行也家語曰蒼
吾口繞取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非禮之讓也六本

章孝竟

章孝實長子湛年十歲父帝欲以女妻之孝實辭以死
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妻世康北史

劉芳

宋文帝太子恂之在東宮帝欲為納劉芳女芳辭以年
京非且帝數其謙謹

連襟

叔隗季隗

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晉各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
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傳公二十三年

蔡哀侯息侯

左傳蔡哀侯取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
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

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第十一年

彌子子路

子路在弟子号為好勇天下之剛強也而衛彌子者至
以色悅人天下之至柔弱人也然同為友胥故孟子曰
彌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夫子主
我衛卿可得也彌子老其衛靈公之時也何二人賦性
之殊也

大橋小橋

周瑜字公瑾為中護軍從孫策攻皖拔時得橋公兩女
皆國色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
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是為歡瑜年二十四吳中
皆呼為周郎處

王庚

宋武帝使王華為相修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為後以元
取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叔度亦是舊族補

蕭陸

蕭嵩容兒偉秀美鬚髯初婚賀晦僚塔陸象先宰相子
時為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汨未仕人不之
異宣州夏榮善相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
不及蕭郎一門及貴官位高而有壽幸明蕃歲時人未
之許後嵩至太子太師象先至太子太保嵩子衡尚新
昌公主妻入謁帝呼為親家

二崔

崔休弟之子慈字長謙齊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
之休為子極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
為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昏休戒諸子曰汝等
宜皆一體勿作同堂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

賈充二婿

賈充二女一為齊王攸妃一為武帝太子妃武帝疾
篤朝廷屬意齊王河南尹曼侯和謂充曰知二女堪
踈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

王歐

王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為薛簡肅公子婿文忠與拱
辰雖為友婿文忠心少之文忠為參政時吏擬進拱辰
為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
不可終身不至執政

范鄭王滕

李參政昌齡家女多得貴婿參政范公仲淹樞副鄭公
戩皆自小官布衣選配為連袂及都官公晉郊有二女
其長子太廟齋郎述与前岳州判官王陶樂道布衣滕
甫元發相善多會于許之長葛一旦李死附家人語云
吾未知長者配樂道次者元發我家得二婿足矣然時
二君一雖仕一尚在场屋皆非常士也而李陰有所知
家人及二君亦樂聞遂皆連袂次李元發第三人登科
而王尚幕職不日進擢相繼為翰林李士已而遂為兩
府故世多傳李氏之門女多貴焉吳曾錄

亞壻

爾雅曰兩壻相謂為亞壻注云今同門壻為僚壻是也

毛詩瓊瓊姻亞則無臚仕注瓊瓊小兒兩壻相謂曰亞
言一人取婦一人取妹相亞次也

友壻

上問嚴助居鄉里時助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注同

門之壻曰友壻

大虎小虎

吳主孫權步夫人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
子循後配金珠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兩女乘龍

楚國先賢傳孫雋字文英与李元礼俱取太尉相為女
時人謂相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也一本云孫

秀初李記云黃尚

婚禮新編卷之十九

繼婚

武夷丁

昇之集

齊晉

昭公二年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義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縷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

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遂成婚

聲子

隱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注聲子孟子之姪姊也諸侯始婚則同姓之國以姪姊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崔浩

北史崔浩始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逸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為得婚俄而女亡深為傷恨欲以少女繼婚於浩逸及親屬以為不可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逸又以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怡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

馮左藏

張顯壽開封人卅爲閤門祗候長女適左藏庫使馮公不幸早卅方其疾甚遺言吾妹慈惠可以撫諸孤又族黨在聞其妹之德言同卜良遂以嗣之

張舜民文

劉燁

龍圖劉燁未第前娶趙尚書晃之長女早亡趙氏二妹皆未適人旣而劉公登第晃已捐館夫人復欲妻之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不敢爲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不欲以七姨爲匹欲九姨議婚也夫人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才及第豈得便披點人家女公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匹九姨乃真匹也遂娶九姨

歐公

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爲薛簡肅公壑之子婿文忠公先娶懿恪夫人之姊再娶其妹故文忠公有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

李行修

故諫議大夫李行修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王氏有幼妹常挈以自隨行修亦深所鞠愛如已同氣元和中行修寓居東洛忽夢再娶婦即王氏之幼妹驚覺甚惡之遽歸入門見王氏擁膝而泣行修家有舊使蒼頭頗橫常忤王氏其時行修意王氏爲蒼頭所忤乃罵曰是還是此老奴欲杖之尋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於厨中自說五更作夢夢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修以符已之

夢尤惡其事乃強喻王氏曰此老奴夢安足信無何王氏果以病終時王仲舒出牧吳興凶問至悲慟且極遂疏書託行修續親行修傷悼固阻王公之請後二三年王公屢諷行修託以小女行修堅不納及行修除東臺御史程次稠桑驛因王老人之術獲見前妻王氏行修方欲伸離恨王氏因止之曰與君幽顯異途深不願如此貽吾之患苟不忘平生但得納小妹即於某之道盡矣從是行修續王氏之婚

繼室

鄭表

晉鄭表先娶孫氏早亡再聘魯國曹氏為繼室曹氏事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叔姪群妹之間盡其

禮節咸得歡心

劉原父

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以二絕戲之曰平生志氣有誰先下筆文章海內傳明日都城應帟貴開簾却扇見新篇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傅玄

晉杜有道妻嚴氏字憲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夔居子植女韡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韡亦有淑德傅玄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宴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外以為憂懼或曰何鄧執

權必為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尔知其一不知其他是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睡獸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之為婚晏等尋為宣帝所誅

晉書

衛玠

衛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敬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惟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門貴戶今望之人乎於是以及女妻焉

李敬元

李敬元進吏部尚書凡三娶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聯多族姻家

武士護

唐武士護檢校右廂宿衛喪妻高祖謂曰朕自為卿擇佳偶隋日有納言遂寧楊達英才冠絕亦葉親賢今有女志行賢明可以輔德遂令桂陽公主與楊家作婚士降敕結親庶事官給

陸希聲

麗情集余媚娘適周氏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使媒遊說媚娘曰陸郎中不置側室及女奴則可為婦希聲諾之既娶二年劈牋沫墨更唱迭和後無何希聲又獲名姬柳舜英者媚娘怨之諭令入家同處希聲以為誠然既共居畧無他說俟希聲他適即召舜英閉室中手刃殺之

董義夫

董義夫名鉞自梓漕得罪歸鄱陽遇東坡於齊安怪其
豐暇自得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
憂柳氏不能忘懷於進退也已而欣然同憂患如處富
貴吾是以益安焉乃令家童歌其所作滿江紅東坡嗟
嘆之不足乃次其韻憂喜相尋風雨過一江春綠巫峽
夢至今空有亂山屏簇何似伯鸞携德耀簞瓢未足清
歡足漸粲然光彩照階庭生蘭玉幽夢裏傳心曲腸斷
處憑他續文君塔知否笑君卑辱君不見周南歌漢廣
天教夫子休喬木便相將左手抱琴書雲間宿樂天廬
山草堂
詩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歲
清氣白石實難斯言秦籍終老於斯以成歲
再醮

七子母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
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能成其
志爾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注不安其室欲去嫁也聖善
作聖令善也言母有睿智之善而能育我我七子無善
不能報之故母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故曰有子七人莫
慰母心

東郭偃妹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死崔武子見棠姜而
美之使偃娶之偃曰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火曰
吉示文子文子曰夫從木風墮木不可取也武子曰廢
也何害先夫當之遂取之

尹氏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幼好學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為玄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李氏前妻之子逾於已生

勢婚

齊景公

孟子離婁上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注吳夷狄也時為強國故齊侯畏而取之泣涕而與為婚

蜀先主

蜀劉備為荊州牧孫權稍畏之以妹妻焉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中常凜凜法正傳

孫堅

孫堅吳夫人權之母也早失父母與弟居堅聞其才兒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詎焉堅甚慚愧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一女及權統業夫人助理國政甚有補益

荀緄

魏荀彧父緄為濟南相緄畏憚宦官乃為彧娶中官常侍唐衡彧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女妻荀彧緄慕衡勢誠彧娶之為論者所譏臣公之云時關堅用事四海屏氣尤懼唐衡順則六親以安違則大禍立至昔者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

姑皓

姑皓為驍騎將軍有寵於世宗北海王詳以下皆憚之
皓乃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耻非舊流不許詳強
勸之云欲覓官如何不與姑皓婚姻也延明乃從之

錢元瑾

晉錢元瑾錢之第五子也起家為鹽鐵發運判官表授
尚書金部郎中許再思等為亂宣州田頽要盟錢遍問
諸子曰誰能為吾為田氏之婚者例有難色時元瑾年
十六進步而對曰唯大人之命由是就親於宣州三歲
復焉

蕭穎胄

南史蕭穎胄欲創大舉慮夏侯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
易耳近詳求婚未之許今成婚而告之不憂立異矣於
是以女適詳之子夔而大事方建

吉慈

唐冀州長史吉慈欲為男項娶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
許因有故挾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并花車卒
至門首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低不
曾有吉郎女堅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
身投解設令為婢尚不合婢姓望之家何足為耻姊若
不可見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項遷平章事賢女達節談
者榮之

宇文胡

唐宇文胡深慕上科有女國色朝中令子弟求之

方合實瑞七十餘方謀繼室瑞兄回為諫議能為人致科
第遂以女與瑞瑞為回言果得第宰相韋詵即其中表
深鄙之 此妻瑞言

路秀

晉周顛母李氏字路秀少時在室顛父浚為安東將軍
時出獵遇雨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
與一婢於內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辨而不聞人
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甚美浚因求為妾其父兄不
許絡秀曰門戶珍粹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
大益矣父兄許之遂主顛及嵩讓而顛既長絡秀謂之
曰我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親親者
吾亦何惜餘年顛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為方雅之族

王渾

晉三渾後妻琅琊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拜訖王
將荅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荅拜王
乃止王渾以其父不荅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
謂為顏妾顏氏耻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 世說

誑婚

王適

颯士侯高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瘁一女憐之必
嫁官人不以與凡子王適曰吾求婦父矣唯此翁可人
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護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
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媼
謝諾許白翁翁曰識官人耶取文書來適計窮吐實

曰無若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視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王適試不中第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乃踏行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奏為衛曹參軍引駕仗判官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韓文

諸葛恢

諸葛恢女庾亮子會婦既寡不復出此女性甚兇強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徽婚乃移家近之後詎女云宜從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暮來女哭罵弥甚積日漸歇江瞑而入宿但在對床上後觀其意轉貼江乃詎厭良久不寤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人男子何預卿事而乃見喚耶既爾相聞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恢女既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設世說

祖無擇

祖無擇龍圖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為館職徐氏必欲嘗相其人而無擇免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京當世丰姿秀美乃諭媒妁竣馮出局揚鞭躍馬經過徐居始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甚喜成婚始寤其非竟以反自離婚歐公詩云無擇名聲重當世早歲多奇晚方偶蓋為此也詩話

強婚

公孫黑

左傳昭公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詳見女自擇門

齊侯

宣公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
昏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齊謂以示還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即自逆也適諸侯每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莊二十七年發例者見字所以成昏明也

來俊臣

唐王慶說女適段簡而美來俊臣矯詔強娶之

于頔

唐于頔嘗怒判官薛正倫奏貶陝州長史比詔下頔中

悔奏復舊職正倫死以兵圍其居強使孽子與婚昵

李泌

唐李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贈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為娶
朔方留後李暉甥婚日勅北軍供帳

裴兵曹

唐天寶中益州士曹柳某妻李氏容色絕代時節度使
章仇兼瓊新得吐蕃安戎城差柳送物至城所三歲不
復命李在官舍重門未嘗啓時有裴兵曹詣門云是李
之中表丈人李云無裴家親門不令啓裴因言李小名
兼說其中外氏族李方令開門致拜因欲食裴人質甚
雅因問柳郎去幾時荅云已三載矣裴云三載義絕古
人所言今欲如何且丈人與子業因啓為伉儷願無拒

此禮也而竟爲裴文所妻似不由人可否也裴兵曹者亦既娶矣而章仇公聞李之笑色意欲窺覘乃令夫人設會屈府縣之妻李服益部之盛服以行裴願衣而難曰此間乃着如此衣服謂小僕可歸開箱取第三衣來李云不與第一而與第三何也裴曰第三亦非人世所有矣須更衣至服見章仇夫人夫人曰兵曹之妻容飾絕代章仇後見許老翁曰裴公乃上元夫人衣庫之官俗情未盡耳

柳沖塗

國朝柳開字沖塗知潤州有監兵錢供奉者亦忠懿之屬乃父方奉朝請在京師柳乘間來謁造其書院見壁間有婦人像甚美詰以誰氏監兵曰某之女弟也既等矣柳喜曰某長獨踰暮願娶爲繼室錢曰俟白家君敢議姻事柳曰以某之村學不辱于錢氏之門遂強委禽焉不旬日遂成禮錢不之敢拒走介白父父遂乞上數面訴柳開劫取臣女 仁宗曰識柳開否真奇傑之士卿家可謂得佳婿矣吾爲卿媒可乎錢父不敢再言拜謝而退

高乾

比史高昂少與兄乾數爲劫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

周行逢

周行逢命何景山爲益陽令強取舊婦王氏行逢曰汝

當約已省過守一片綠衫何乃強取人家婦女景山曰
甲吏無他蓋存恤孤寡行逢曰何不寬其賦稅免其勞
役反置之於家於理安乎刑部此事

諫婚

張安世

前漢許廣漢以罪輸掖庭為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
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
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
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時昭帝始冠賀弟安世與
霍光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
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
言與女事時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歐侯氏子
婦臨嘗入門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言當大貴賀
聞許嗇夫有女乃置酒請之酒酣為言曾孫可妻也廣
漢許諾姬聞之怒廣漢重令為介梗遂與曾孫一歲
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宣帝

秋胡

杜陵秋胡能通尚書善為古隸字為翟公所禮欲以兄
女妻之或曰秋胡已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
象曰昔魯人秋胡妻赴水而死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
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日之秋胡哉西京雜記

王司封

張金部名方為白波三門發運使王司封名湛為副使
又潞公父令公名昇為屬官皆相善張被召去薦令公

為代文潞公為子弟讀書於孔目官張望家王司封欲以女嫁潞公其妻曰文彥博者寒薄其可託乎乃已錄見

盧氏

白敏中為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為子壻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為宰相願為我壻者多矣已既姓白又以侯氏兒為壻必為人呼作侯白耳敏中為之止焉

樊儵

後漢樊鮪為子嘗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兄儵聞止之曰建武時吾宗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配王男可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一子柰何弃之於楚乎鮪不從注樊宏為特進也

幻卿

幻卿少與表兄有文字之好兄欲締姻屢白父母父母以兄未祿難其請遂與武弁明年兄登甲科良人統兵陝右兄職教北防邂逅于此揚鞭略不相顧豈前憾有未平邪因作浪淘沙以紀情極目楚天空雲雨无蹤謾留遺恨鎖眉峯爭奈荷花開較晚辜負東風驛馬嘆飄蓬聚散匆匆揚鞭寧忍驟驂驄望斷斜陽人不見滿袖

啼紅詩

神仙

劉阮

齊諧志漢明帝永平中剡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如覺少健下山澗飲水見蔓青菜及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容兒絕妙世所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問郎等來何晚因邀過家廳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床帳帷幔七寶嬰珞泚世所有左右青衣端正都无男子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甚美又設甘酒有數仙女將三五桃至云來夢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向暮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宿福所招得与仙女交接流俗何所樂遂住半年天氣和適當如二三月百鳥哀鳴悲思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送劉阮從此山洞去不遠至大路隨其言得還家鄉並無相識鄉里恠異乃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无親屬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裴航

唐裴航備舟下襄漢同舟樊夫人因色也航賂其婢曼煙達詩曰同舟胡越猶懷思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

京朝會去願隨青鶴入青真夫人曰妾有夫在漢
无以諧謔為意與郎君小有因緣他日必為姻歡
詩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
窻何必區區上玉京後經藍橋驛渴甚茅舍老嫗緝麻
航揖之求漿嫗曰雲英擊一甌漿來航接飲之真玉流
也航憶樊夫人雲英之句謂嫗曰小娘子艷麗驚人願
結厚札取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未就耳我老
病有此女孫神仙遺藥一刀圭得玉杵曰搗百日方就
欲娶此女但得玉杵曰其餘吾无所用航恨之而去月
餘果獲杵曰挈抵藍橋嫗笑曰有如是信士吾豈惜女
子而不酬其勞哉航夜窺之有玉兔持杵雪光耀室百
日足嫗吞藥曰吾入洞為裴郎具帷帳俄見大第仙童
侍女引航入帳諸親中有一女云妻姊曰不憶鄂渚同
舟抵襄漢乎左右云是雲翹夫人劉綱天師之妻為玉
皇女史航將妻入玉峯洞中餌絳雪瑤英之丹超為上
仙傳

柳毅

儀鳳中柳毅下第歸湘濱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
洞庭龍君小女嫁涇川次子為婢所惑日以馱薄又得
罪於舅姑毀黜至此洞庭相遠信耗莫通聞君將還敢
寄尺牘洞庭之陰有大橋焉曰橋社君擊樹三當有應
者毅許之後至洞庭果有橋社三擊而止有武夫揭水
引毅以進見千門万户夫曰此靈虛殿也見一人被紫
衣圭毅曰昨至涇川見愛女牧羊風鬟雨鬢所不忍視

取書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橫害公陌上人也而能急之詞未畢有赤龍長万丈餘擘天飛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粧千万山中有一人即前寄書者也君曰涇水之囚至矣又一人被紫執圭即君弟錢塘也告其兄曰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君曰无情君安在曰食之矣乃宴殺於碧雲宮錢塘曰愚有請哀一陳於公涇陽發妻欲求託高義世為親殺不領宴罷辭去後兩娶皆亡再娶盧氏女兒類龍以妻曰子即洞庭君女也涇上之辱君能救之此時誓心求以為報季父論請不從悵望成疾值君累娶繼謝獲奉閨房龍壽萬歲今与君同之歲餘生一子同歸洞庭莫知其跡

蕭史

蕭史者不知得道年代兒如二十許人善吹簫作鸞鳳之聲而瓊姿煒燁風神超邁真天人也混迹於世時莫能知之秦繆公有女弄玉喜吹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十數年吹簫似鳳声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飲不食不下數年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秦為作鳳女祠時聞簫声今洪州西山絕頂有蕭史石仙壇石室及岩室真像存焉仙傳

三星下降

唐御史姚生龍官居于滿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年皆及壯頑駑不肖姚惜其不孝日以誨責而怠遊不

棲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異絕外事得專執事及
到山中二甥曾不開卷惟姚子讀書甚勤忽一夜臨燭
凭几披書之次竟所衣之裘後裾爲物所牽遂回想之
見一小豚藉裘而伏色白如玉因以界方擊之聲駭而
走秉燭索于堂中戶牖甚密而莫知豚之所往明日有
蒼頭騎扣門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以女兒无
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軼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
勿爲慮三人遜輅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寶馬數百
前後導從一青牛丹轂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
再拜夫人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爲
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風姿閑整俯仰如神
問三子曰有室家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可配
三君子夫人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頤而具翌日
有輜輶至焉賡從繁麗逾於戚里三女自車而下皆年
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榖果實非
世所有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是夕
合卺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
百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
但以愚昧扞格爲憂夫人曰君勿憂斯易耳乃救地上
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宣父具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
父拜謁甚恭夫人端坐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婿欲享君
其尊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
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宣父辭去夫人又命周尚父
示以玄女兵符玉笈秘訣三子又得之无遺三子卒究

天人才兼文武有將相之具矣其後姚使家童饋銀至則大駭而走姚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人物艷麗之多姚驚以為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行夫人誡之曰慎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秀發占對閑雅姚曰三子驟尔必有居物憑焉苦問不言遂鞭數十不勝其痛具道本末姚素館一碩儒因召与語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使不泄必為公相姚問其故儒者云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必是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果无光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颯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機當与子訣因以湯飲之既飲

則昏頑如故

無所知

神仙感通傳

李生

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筮篋令待飲筮篋上朱字曰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盧曰此人名家莫要作昏姻否李生莫測而退後取陸長源女乃所見於盧家者果善筮篋朱字宛然李生具說舊事女曰往嘗夢為仙官所追亦記見生

盧杞

盧杞少時与麻婆者廢寺內賃居見犢車在麻婆門外杞窺之一女子年十四五神仙人也明日潛訪之麻婆曰莫要作昏姻否杞曰貧賤安敢有此意麻婆曰何妨忽報云事諧矣後二日見樓臺重疊鞦韆空乃前

子也謂杞曰更七日奉見呼麻婆付藥二丸劇地種之頃刻生二葫芦漸大如瓊瑤以刃剗其中与杞各処其一風雲忽起騰上碧霄謂麻婆曰此去洛陽多少曰八万里良久葫芦上見樓閣以水晶爲牆女子居殿中從女數百麻婆立於諸衛之下女命杞坐具酒饌曰郎君合得三事取一長者留宮壽与天畀次爲地仙時得至此下爲人間宰相杞曰如此爲上願女子喜曰此水精宮也某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郎君便是白日上升乃爲殿奏上帝少頃朱衣使者宣帝命曰盧杞欲水精宮往否欲地仙否欲人間宰相否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出太陰夫人失色令麻婆速領回推入葫芦却至舊居塵榻儼然葫芦与麻婆俱不復見

唐逸史

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美姿兒而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香草積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蚕焉時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蚕蚕壯得蠶一百二十枚大如瓊每繅繅六七日乃尽繅訖此女与園客俱去濟陽今有蚕祠

楊敬真

唐楊敬真田家女也適同村王清其夫貧楊氏奉箕帚供養之職甚勤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有暇必掃淨室閉門閑坐後得仙去

封陟

寶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子少室峯性頗貞端時夜將半

忽有輜輶自空而歸觀一仙姝舂欺皓雪臉紫雲意正
容欽社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伏見郎君神
儀清潔襟量端明特謁光容願持箕箒陟正色而言曰
某家本貞廉性唯孤介不敢當神仙降頤幸早回車然
留詩一章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煙花有所思為愛
君心能縈白頸操箕箒奉憚憚雲軒既去後七日又至
巧言白陟曰某以業緣遽縈魔障歎起難窺舞蝶每妬
流鶯爲難不雙飛俱能對時自矜孤寢轉憐空閨所以激
功前時布露丹懇幸垂采納无阻精誠陟又正色而言
曰某身居山藪志已穎蒙不識鉛華豈知女色幸垂速
去无相見尤姝曰願去深疑幸容陋質再留詩一章曰
年且有夫皆得道劉綱兼室不登仙君能于細窺朝露
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詩又不知意後七日夜姝又至
曰逝波難駐西日易頽特賴韶顏頤頤更槁木我有還丹
頗能駐命許其依託必寫襟懷能遣君壽倒三松瞳方
兩目仙山靈府任意追遊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
不欺暗室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僮若遲回必當寤辱侍
衛謂姝曰小娘子迴車此木偶人不足与語况窮薄當
爲下鬼豈神仙配偶耶姝長吁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
樓人雲澁迴車淚臉新愁殺蓬萊歸去路難窺舊苑碧
桃春輜輶出京珠翠響是然陟意不易後二年陟染疾
而終爲泰山所追束以巨鎖使者駢之欲至幽府忽遇
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上元夫人遊
泰山耳俄有仙騎召使者与囚俱來陟至彼仰窺乃昔

日求偶仙姝也仙姝索追狀曰不能於此无情遂大喜
判曰封陟性雖執迷操惟堅潔實由朴贍難責風情更
延一紀使者解去鐵鎖陟遂跪謝良久蘇息追悔前日
之事慟哭自咎而已傳

任生

任生隱居嵩山一夕美女至曰妾非精魅名列上仙實
數与君合為匹偶賜詩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
仙尽靈匹君子意何如生竟不對女又曰阮郎迷不悟
何以神情素明月海上來綠舟却歸去

魏武帝

魏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見輜輶自天而下既
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
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暮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
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即始
祖神元皇帝力微也故時人曰詰汾皇帝无婦家力微
皇帝无舅家

崔生

進士崔偉遊青城山下見金絳絳關仙翁留生酒食以
女妻之曰某唯一女願事君子此亦真數前定不可免
也歲餘生請歸得隱形符乃潛遊宮禁上令羅公遠作
法照之殿後果得崔生上令答死公遠曰此人已居上
界殺之非國家之福上遣兵仗送至青城洞口果見金
城絳關生妻擲一領巾化為五色絳橋令生渡橋須臾
雲霧四合但聞空中宮雉鐘磬之聲

吳仙君豫章人吾為仙主陰籍入百年矣胡色界興心
 道真子亦與吾可出世矣生不能自贖夫人日寫孫恂
 重言二部生書五續僅十載會昌初與生奔越王山作
 正與兩班引入越王山世數今逃及煙蘿得再
 以各跨一虎陟峯巒而去傳

增禮新編卷二十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婚禮新編〔宋〕丁昇之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305-4

I. 婚… II. 丁… III. 婚姻—風俗習慣—中國—古代
IV. K89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101219號

ISBN 7-5013-2305-4



9 787501 323050 >

書名 婚禮新編(全五冊)
著者 〔宋〕丁昇之 輯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五九·二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305-4 / K·698

定價 一九〇〇圓

